

陶朱公，即范蠡，春秋末越国大臣。事见于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，略云：

范蠡事越王勾践，深谋二十余年，竟灭吴，报会稽之耻。北渡兵于淮以临齐、晋，号令中国，以尊周室，勾践以霸，而范蠡称上将军。还国，范蠡以为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，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，难与处安，乃装其轻宝珠玉，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，终不反。

这是谈范蠡的功业，难得的是功成身退，四千年来，鲜有其匹。更为难得的是他没有去做乡贤高士，而是操起了为后世儒者所不齿的贱业——做生意，而且做得很成功。他不是如后世高官退休去做董事长或顾问的那种经商，而是全凭自己的智慧，所以他的成功值得佩服。不仅越人祀之为先贤，而且还传说他成了仙人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说：

范蠡既雪会稽之耻，乃喟然而叹曰：“计然之策七，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于国，吾欲用之家。”乃乘扁舟浮于江湖，变名易姓，适齐为鸱夷子皮，之陶为朱公。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乃治产积居，与时逐而不责于人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，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。后年衰老而听子孙，子孙修业而息之，遂至巨万。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。

对上面两段再做几句说明：

会稽之耻。春秋后期，吴、越二国相仇，吴王阖闾攻越，败而受伤死。两年之后，其子夫差悉精兵以伐越，败越于夫椒。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，使大夫文种求和，请委国为臣妾。夫差许之，于是勾践入吴，居于石室，服挟鼻褊，斫刈养马，甚至尝夫差之粪，夫差遂赦其归国。叶子图中所画应是越王勾践及其夫人，手捧宝玉，正准备启程到吴国去做“臣妾”，而范蠡则在向他们送别。

计然。有二说，一说为范蠡之师，葵丘濮上人，姓辛氏，字文子，其先晋国亡公子也。尝南游於越，范蠡师事之。一说并非人名，而是范蠡所著之书名，如此则“计然之策七”就应该是“《计然》之策七”了，也说得通。

陶，即今山东定陶，不仅现在，就是古代也没有居过天下中心的位置，春秋时的“天下之中”实际上是洛阳。所以这“中”不能按里数算，理解成“四通八达”就是了。

酒约：翻酒牌者随意饮，当然也可以随意不饮，可是人总要讲些礼貌，最少总也要抿上一口的。然后其他坐客各饮三杯。最后则是“旅一酬一”。旅、酬是古代仪礼中常用的词，或称“酬旅”，或称“旅酬”，在古代乡饮酒礼中，主人为留住宾客，使宾相担任“司正”，奉主人之命“安宾”，随即由宾酬主人，主人酬介，介酬众宾，再由众宾按长幼以次相酬，这就叫“旅酬”（参见杨宽先生的《“乡饮酒礼”与“飨礼”新探》一文）。但到了后代，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，说句白话，就是互相敬酒吧。

顺便讲一下“无量数”，古代的乡饮酒礼中叫“无算爵”，就是不计杯数，可多可少，随意而饮。《论语》记孔子“惟酒无量，不及乱”。所以这“无量”可不是“无量功德”的无量，那就不仅是及乱，而是要把人喝死了。



杂记掌故

酒牌故事

一

栾保群

陶朱公 无量数

七策二赢，千金三散。启兹后人，奕世钜万。
酒约：随意饮，坐客觞三行，末则旅一酬一，巨觞同酬。

